



# 分裂

□ 宣传部 徐展

一生分裂无止境  
呱呱坠地，医生踏在血水上宣告  
——是女孩！

天光进射，分生身如红海  
镜中影像有了认知  
冷眼看着她俯首言是，柔顺如奴

宗族家谱中没有名字，依然要  
“认识你自己”  
同姓氏的外人  
妆点幸福的爱宠  
或者招来弟弟的  
一个希冀？

要听话——很听话！  
梳头扎辫子，就像  
粉饰者打扮历史  
相信微笑就能变成  
一朵有根的花  
如顺应天时那般  
绽放，按部就班地成为  
同一型号的产品，塞进保鲜盒  
防止过期

娃娃背着娃娃  
过家家转眠成了成家  
操有梅，美化履历完成  
斤斤计较地交易，好在  
古老的以物易物，不算  
掉价，适度饮鸩止渴于  
交杯之后，千里搭长棚  
散了，新娘拖着巨婴  
回归新的囚笼，圈养  
剩下的人生

还没等同于儿女  
就抱起了几  
撕裂自己  
换一声妈妈  
隐身了所谓伴侣  
下线，敲不亮的头像  
自始至终悄无声息而  
儿啼嘹亮，从此  
看遍每一个凌晨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点点，不是离人泪是  
珠首白雪，冷心杨花

一手一个尚还不够  
定要再加一肩背篓  
玻璃顶高同云层  
审视的目光隐隐压下  
——不予录用  
雷声滚滚审判命运  
蜷缩在巢里已  
僵卧于风雨

那么统统舍弃  
从子宫到自尊  
从夏娃到下架  
火刑！被审判的女巫  
没有羽衣也没有扫把  
双翼遮处，根根拔下  
谄媚者献上冠冕  
却为王女裹上双脚  
束紧肋下

不得照影！菱花显现  
衣衫妆造，被观赏的  
消费主义或者同类相噬  
使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还要被“雌竞”两字  
二次杀伤，安抚的女则  
催促全部符号加班加点  
为他者温柔煎烤  
以三分熟的温柔  
熬至油尽灯枯

白日纺织，深夜拆除  
徒劳反复中命运蛛丝  
翩然垂至最脆弱处  
而内卷不容灵魂从此  
上升，更无所谓诗情  
春意，永恒，甚至虚无

放脚百年，心还没放  
说踏入焚场才是自主  
何处不同于软红十丈  
至少凌晨寂静可到清明  
扬尘时一把白茫茫  
就足够长歌当哭

若未纷飞，同林鸟注定  
同眠并将名字镌刻于  
同一块墓碑  
虽还有先后从属，灵魂也  
总算得以休憩，可  
喘息之间愕然发现  
那些附加于身的名字  
于已是撕裂  
却在另一半身上  
镀就层层虚幻的荣光

最熟悉的陌生人群  
谁都不识此处碎裂的人  
哭丧不了她真实的一生  
只待最后啜啜一声  
由一个他碾碎火盆  
把生归还  
向彼大荒

# 致《山东科大报》的一封信

□ 校友 曲孝玉

尊敬的《山东科大报》编辑们：

信主编好，编辑部的老师们好！  
我是1998年毕业于山东矿业学院人文系的一位老校友，1996级人文科学系公共关系班的，时任班主任的老师是王兆立。

我是科大的老朋友。一直想给编辑部写一封信，也不知道想写什么，就是想表达一下对科大报的一种久违的感情吧。

上学那时候我们学校名字还是山东矿业学院，主校区在泰安。我毕业已经快26年了，知道信主编的名字，结识科大报则是28年了。

对我们科大报，那个时候的矿院报，一直情有独钟。到现在，我仍然保留有几份1997、1998年矿院报的纸质报纸。我不敢说我是毕业的校友中是优秀的，但却敢说所有毕业的校友中对我们的校报最忠实的、感情最深的。

每次打开我们科大报的电子报，尽管内容已经是现在的，但还能找到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印迹，包括排版的格式，四个版面的设置，仍然会让我迅速回到那个充满激情的青春年代。

院报的副刊，当时叫白鹤泉。那个时候，院报副刊发过我几首豆腐块的诗，还有一篇我的关于大学生拒绝作弊的一篇征文，是被评为一等奖的。那种第一时间获悉自己得奖时的喜悦和编辑部老师给我发奖品的激动，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因为当时只是上了一个专科，相比于学校的本科生，在就业方面显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信心不足。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矿院报上发

了几个豆腐块的文章，对于我求职并顺利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毕业后的两年里，我一直在社会上打工，只要是拿着印着我文章的矿院报，总能获得求职单位的青睐，并得以优先录用。特别是毕业后的第三年，在我考取公务员并成功进入到考察环节时，这些文章再次凸显了重要作用。据曾经考察我的人，现在已经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讲，当时看到我的这些文章，第一感觉就是这些文章都是原创，很有冲击力，感觉这个作者很有才华，是值得信任并应该能担当一面的，这对于公务员来讲也是基本的要求和非常重要的素质。

我曾经一直有一个文学梦，那时候邓东教授是我的写作老师。如果说邓教授是我文学梦的引路人，那么院报的副刊则为我开启了一扇文学的大门。当然，随着从学校踏入社会，因为自己才学不足，文学梦支撑不了自己现实的生存和发展。

毕业后，我在打工的同时，选择了考公。进入体制内之后，我的文字基础和功底，在我后来从事政府公文撰写工作时为我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并助推我走上了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在工作的业余时间，我也不忘自己的爱好，充分依托自己的文字基础，写一些自媒体文章，一篇文章的阅读量最高曾达到120万以上。

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在网络上搜索我们科大报的电子报，每次看到报纸的各个

版面的内容，看到我们组织的文化、教研活动，看到我们取得的科技成果，看到学子们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我都会为我们母校的发展壮大感到非常自豪，也为后继年轻学友们的创新、拼搏、奋进的精神所鼓舞。

作为老校友，我仍然在密切关注着学校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仍然密切关注着我们的科大报。希望科大报，可以为我们的这些无论是从过去的矿院还是现在的科大毕业的校友们，开辟一个可以交流和表达感情的小空间。让我们无论身处哪里，能时时听到母校的声音，能时时感受到母校的脉搏。

祝信主编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身体健康，祝我们科大报越办越好，祝我们的母校明天更辉煌！

谢谢！

老校友：曲孝玉  
2024年1月9日

校友介绍：曲孝玉，原山东矿业学院1996级人文科学系公共关系班学生，毕业后曾任原山东省省开发区德州运河开发区管委会商务局局长，现供职于国家级开发区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任经信科技部部长。



# 幸存者的负罪感

□ 海洋学院 马忠诚

前两天晚上跟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们说总感觉我比较“丧”，我当时其实并无法用直接的情绪与言语来表述当时的状态，但当我沉淀了几天“恢复”之后，我反而明白了当时的状态。

在放寒假之前我的脑海里就不停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完成我人生记录中的乡土篇。那将是一个与现代视角已经有些距离的过去的现实反映，有身临其境到超过90度的奶奶，有破破烂烂的驴，有冻死在某个冬季的疯子小军，有隐匿在学校小道上霸凌的秘密。我也将以这四篇文章的完结来给不太清晰的童年画上一个句号，让其成为我正视自己过去遗憾与成为所谓“作家”的第一步。我慢慢斟酌出了一段还颇具画面的序言，阅读了一些关于回望乡村的文章，听取了一些具有家乡概念的声乐之后，自觉准备已十分充足，我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有积累的情绪，有参照的文章，足以尝试去完成我的记录，不过写下四五百字之后，我就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文章写完之后，我是否真的能够与自己和解，能否与过去的青少年时期和解，记录完的句号是否会如往常一般被我丢入记忆的杂草丛。

答案选择了沉默。  
从中学开始，我似乎就给自己的过往定下了灰色的基调，我开始以“坏人”与“幸存者”自居。格格不入的托管，医院里缺席的父母，深夜常有打骂声的老旧小区，烟雾缭绕的午夜网吧，教室里的死鱼眼跟椅子上的阳光，家长会后班主任转学的建议，一个个负面词汇不断成为我记忆的标签，一个个记忆碎片好像已足以定性我。它说，你逃不出这个圈。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这是余华老师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一个记忆回来了》一文的结尾。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亲戚朋友问我是怎么突然从一个绝对的网瘾少年转变，开始去学习的，我给出的官方解释是当时爸妈带我去市里进货，大中午在光彩市场附近吃的盒饭，15块钱两荤一素一米饭，10块钱一荤两素一米饭，米饭可以换成两个馒头。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告诉自己，我不想一辈子只吃盒饭，于是便开始潜心学习了。从七年级全科加起来300分冒头，到中考570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再到高考542考了一个本大学，我成了在镇上同龄人中少有的本科生，走上一条我没有设想过的人生道路。即便是现在回头看，我也始终没有找到那个驱使我改变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只是，突然到了如今。

我想我是极其幸运的。在初中，命运拉了我一下让我没有沉溺于英雄联盟的钻石段位，转身把我推向了学习。现如今，命运的安排又让我认识了陈正经、韩沐潇等朋友，他们让我更明白了什么是“爱”，这无关所谓的爱情，是一种我从未设想过的对生活方式的诠释，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再一次拥有了所谓感知“爱”的能力与改变一些生活方式的勇气，让我感受到第三次“新生”。于是我十分急切地要跟过去自己告别，用一些记录来为自己的过去粉饰一个句号，不再想，不再忘，过眼前，未来路长。我建一个文档，噼里啪啦写下去过去记忆，然后某一刻，时间十分突兀地冲到我眼前，我敲不出来字了，只能沉默地坐在电脑前。

晚上朋友约我打游戏，说感觉我最近状态没有很好，有一些丧气，那时候我更多是一种怀疑，我怀疑文章是否可以作为记忆的休止符，通过一篇文章就可以为自己曾经有些固化的想法作一个盖棺。我盲目地选择尝试用文章结束过去，接纳现在一刻，又对许多过往疏离，潜意识里的不适感又让我的理性无法占领高地，遂有感性的丧气。我很庆幸我的丧气，也很庆幸朋友能为我点明，让我再次审视了自己。

过往说，无关风雨，我一直都在前行，虽然此刻的我仍没有特别清晰的目的，但我想，一叶孤帆会在情绪的汹涌中不停起伏，但越来越多亮起的灯足以让我看清一层层向我袭来的波浪，风起千层浪，灯明安我心。随着越来越远的旅行，我想我会记录下更多我对生活、对爱的尝试与诠释，毕竟他们在，我很安心。

幸存者的负罪感永远不是让你溺死在过去，而是要你不断探索，是在背负一切的同时勇敢地接纳自己，勇敢地接纳世界，然后，好好地尝试去爱。

汗水丰富  
的苹果。我去找  
他，上六楼时碰见一  
位奶奶，她问我去几楼，我说  
八楼，她说：“八楼，八楼不是住着一  
个苏联人？”  
是的，一位苏联人，我说。  
.....

克里姆林宫降下赤色旗帜，但布尔什  
维克的精神却化作莫斯科天空中飞过的白  
鸽，去往世界各地，而共产主义的花朵在古  
老的东方长存。



# 金苹果 (小小说)

□ 地科学院 高瑞佳

回家。现在看来，也许这巧合里又有许多必然的因素，一部分在我，一部分在他，当然，那不能说是提前约定，这个词有一些不好的意味，不适合在这个时间里出现。

伊利亚喜欢唱歌，黑夜沉沉，他唱着我没有听过的歌。“很好听。”我评价。“谢谢。”他似乎笑了一下，“这是摇篮曲，我家乡的摇篮曲。”

我想起一个神话中的隐喻，想起伊甸园中的苹果，无关赤身裸体的亚当夏娃，只是苹果，那颗长在院子中间的苹果树。智慧树上能辨别善恶的果子，为什么代表着堕落和邪恶，又为什么作为美丽的象征引发

我重新去读书之后  
同学问过，我结婚的  
时候我的丈夫问过。什么  
关系，我这样回答他  
们，没什么关系，就是那样  
的关系。

伊利亚死于12月25日的夜  
晚，跟他的祖国在同一天离开，中间  
隔了三年。这天是圣诞节，西方宗教里  
圣人为拯救民众而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  
中国不过这个节日，苏联大概也不过。三年  
前的这一天，我们在电视上看苏联戈尔巴  
乔夫辞职，看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落。

里特洛伊之战。我无法理解，也无暇去理  
解，正常化之后，伊利亚返回了莫斯科。他  
时不时给我写信，我为他回到故乡高兴但  
又无法忽视他纸上的话。他在信中写道，莫  
斯科近日人心惶惶，天空中乌云久久不散。  
我又想起金苹果，那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而后续的文字又叫我心里起来，他在信中  
说，他即日即将返回，期待与我再见面。

我感到莫斯科广场上的白鸽飞进了我的  
心中。  
当然，我们没能在一起，伊利亚和我是  
什么关系，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家人问过，

我重新去读书之后  
同学问过，我结婚的  
时候我的丈夫问过。什么  
关系，我这样回答他  
们，没什么关系，就是那样  
的关系。

伊利亚死于12月25日的夜  
晚，跟他的祖国在同一天离开，中间  
隔了三年。这天是圣诞节，西方宗教里  
圣人为拯救民众而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  
中国不过这个节日，苏联大概也不过。三年  
前的这一天，我们在电视上看苏联戈尔巴  
乔夫辞职，看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落。

我重新去读书之后  
同学问过，我结婚的  
时候我的丈夫问过。什么  
关系，我这样回答他  
们，没什么关系，就是那样  
的关系。

伊利亚在我旁边，他呼吸声那么浅，几乎听  
不见。  
这三年伊利亚的日子没有一天好过，  
是的，这话我不敢打包票。在我们还几乎算  
不上成熟的时候，我就说过，总在飞翔的灵魂  
有致命的缺点，一不小心落在地上，要么摔  
得粉身碎骨，要么就跌进污泥。伊利亚最终  
用一把猎枪结束了疲惫的生活。

他离开的那晚邀请我共饮伏特加，邀  
请来得突然，我身边没什么可拿的，就捡了  
几个脆苹果。故乡的冬天依旧冷得吓人，晚  
上风雪交加，适合在温暖的屋子里吃几只